



坦齋通編
考古質疑
經外雜鈔
古今考
穎川語小
賓退錄

出版說明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收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和雜家類著作，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共二百零四種。原小說類中的《太平廣記》和雜家類中的《說郛》，另有單行；又雜家類中的《墨子》、《呂氏春秋》等，非小說，此二類共有十六種，不再編入。

在古代，小說和筆記的界限並不很嚴格。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篇》，意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現代小說含義有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收書十五種。其實這些被班固看作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除小說鼻祖《虞初周說》外，還包括了百家言、史書和巫術等著作。小說興於漢武，盛於唐宋，繁衍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箴規等。平話、章回小說浸

成于五代以後，四庫館臣站在儒家立場，以「猥鄙荒誕，從亂耳目」為由加以排斥，而將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記三門，網羅神話傳說、講史述聞、博物雜說、志怪傳奇諸作品共一百三十種，其中也包括如葉盛《水東日記》之類的筆記。筆記一詞在南北朝時已出現，原是文體名稱，泛指隨意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直至北宋宋祁的著作《筆記》問世，才有了正式以筆記作書名的。筆記又稱隨筆、筆錄、筆談、雜識、札記、日記等，後世把文體近說部的作品也稱筆記。筆記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古代目錄書因襲《漢志》沒有為之立專類，因此其書或歸小說類，或入雜家類。雜家，班固說是「兼儒墨，合名法」，實際《漢志》雜家類所收為折衷糅合先秦各學派思想之作。可是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致雜家著作難以再現，名墨數家亦趨湮滅。後世目錄書墨守成規，沿用雜家類目，然而新收書與《漢志》原旨大相逕庭。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深感矛盾突

出，於是削名法諸家，凡不能成類者皆納入雜家，使雜家狹義變為廣義，無所不包，從而名實相副，不脫離學術現狀。四庫館臣從其說，並有所發展，四庫雜家類設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門，於雜中又略事條析，併名、墨諸家數種書於雜學，共收書一百九十種。內容龐雜，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其體裁絕大多數實屬筆記。其中學術札記佔一定比重，這與編纂者重樸學傾向分不開，但也有一些小說故事的記載。所以本叢書合四庫小說類與雜家類為一編，以求其實。

歷代的筆記小說受諸子史傳的影響而形成，却又常常能和經籍、正史、諸子、文集相互發明，補訂其不足。筆記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於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思想潮流、典章制度、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各方面的重要資料。筆記小說以雜散見稱，具有不拘類別，文備衆

體，記敘隨宜，長短相間的特點，因此文筆輕鬆自如，可讀性也較強。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有不少著作是輯自《永樂大典》或據《永樂大典》校補；還有一些則是取之當時的珍本或善本，此亦其優勝之處。

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本冊目次

坦齋通編	考古質疑	經外雜抄	古今續	穎川語小	賓退錄
------	------	------	-----	------	-----

宋邢凱撰……………一	宋葉大慶撰……………一五	宋魏了翁撰……………六九	宋魏了翁撰……………一〇七	元方回撰……………一〇七	宋陳叔方撰……………六二九	宋趙與峕撰……………六五三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坦齋通編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牛綸文履勳

滕祥生汪大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提要

坦齋通編一卷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臣等謹案坦齋通編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說

卯題曰宋邢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所紀

有淳熙中見冷世光論姓氏事在孝宗時又

有慶元間高東文命題京鏗攻中官王德謙

二事及近見楊誠齋易傳語則是書成于寧

欽定四庫全書

雜考

宗以後又紀乾道辛卯王寧為武寧軍其家

先里正則武寧人也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

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如引思

齊之詩辨文母太任非太姒引說苑證春秋

矢魚引世說證元龍百尺樓引漢書證伏波

之號不可單稱引國語證列子西方聖人不

指佛引明堂位鄭注證漢書亮翁字引朱買

臣張湯傳謂漢書自相矛盾引李吉甫傳謂

唐書前後列異引前漢書證對狼當道二語

不始張綱埋輪引邵陽書證對鳥累百二語

不始孔融薦禰衡考訂皆為精核他如論衡

家擇日及五音配姓之非論姚察置人事而

委天數論收荒當知職在論羅浮山飛來峯

之妄論漢高祖同罪異罰論求長生論毀淫

祠論公儀休恐織帛不可訓持論皆為正大

至所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不應坐顏回曾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子殿上而列其父子無下宜別立一堂之說

後世建啓聖祠竟從其議尤可謂知禮意矣

是書末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

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撰拾

編為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者特多

馬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坦齋通編

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曰

玉輔嗣有朋龜獻策之說愚者類以十朋之龜為絕句

開明易者以或益之為一句十朋之為一句龜弗克違

為一句蓋十人朋而益之雖龜亦不能違如詢謀僉同

則鬼神其依而龜筮亦協從矣

原註見楊誠齋易解如此說同

左傳執冰而嬉杜預以冰為箭筈初疑其不然及觀詩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叔于田抑釋摛忌註泐水所以覆矢也弓師古釋文

泐音水所以覆矢也馬氏曰槽圖蓋也今韻畧註云箭

房之蓋泐通泐水乃知預之說為有據也

詩稱文母即文王之母亦猶啓母則啓之母也毛詩於

雖詩乃以文母為太姒誤矣論語亂臣十人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馬氏云一人謂文母幸而劉侍讀以為子無

臣母之理婦人謂邑姜是矣但文母者實武王之祖母

亦非太姒也思齊太任文王之母當以是為證予既辯

文母為太任於前矣。載考杜鄴方正家云：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註：文，文王之母也。太妣也。劉仲馮駁之曰：文，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妣乃知先儒已有此論？予之說偶與之合。爾月令：雞入大水為蜃。解者皆曰：入淮為蜃。原註：從辰從虫，係蛤之大者。大蜃吐氣如樓，燕雀來棲，乃吸而食之。此豈蚌蛤之所能為？蓋雉與蛇交生卵于深谷，歲久產蛇，所謂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蓋是物也。其發洪而出山，摧石裂漂，蕩

欽定四庫全書

博物志

二

人家各鄉屢遭此患。若龍而無角，俗呼為蛟。蜃廣韻：蜃字在上聲者，註云：大蛤在上聲者，註云：蛟。蜃坡詩：願隨壯士斬蛟蜃，不願腰間纏錦綵，亦合蛟蜃而言。

說苑：伍子胥曰：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許於天帝，帝曰：魚固人之所射，豫且何罪？可證春秋矢魚之說。又說苑：犀兕屬有曰：非其人而欲有功，譬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蓋知射魚古人常事，而儒者常談耳。

莊公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字無音，十一年齊侯來逆，其姬共音恭，而不曰後倣此人，多讀如字，謂儉者德之同，共若會聚然也。予每疑之，蓋奢則不遜，與儉之為恭正相反。及觀東漢翟璜上疏曰：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唐王仁皎以皇后父詔墳高五丈一尺，宋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二者正作恭字，前疑遂釋。

左氏等書稱母弟者，謂同母之弟也。班史：李布傳既曰：布弟季心氣蓋關中，又曰：布母弟丁公則丁公者，蓋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

三

母之弟耳。稱母弟非是，遷史已誤，固因之也。索隱乃云：布之舅也，得之矣。

先儒言仁以桃仁為喻，意謂仁為理之所從生。如果中心亦能生也。然桃杏之心本是人字作仁，非也。坡詩：歲月翩跹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是矣。

物類相感，志龍之為性，麓而畏鐵，梁人堰淮有獻此策者，乃治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固，則古語何可盡信。

本朝歲修河堤其費甚廣山谷在館中時有獻鐵龍爪之菜山谷以兒戲書之蓋亦知其無益也

茶取其味以爽神思山谷云或濟以鹽鉤賊破家潰竅走水又況鷄蘇之與胡麻言不容難以他物也坡詩脂麻白玉須盆研一半已入姜鹽煎故陳后山詩媿無一絲破雙團慣下姜鹽狂肺肝俗尚不同如此雙門有曲辭瘴以茱萸煎茶飲之良愈謂之辣茶又一異也

范蜀公鎮嘗言江南有紅鹽然江南何嘗有此按蔡君謨

欽定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四

謨荔枝譜紅鹽者以鹽梅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枝漬之曝乾而味甘酸非真鹽也北史高昌出赤鹽中國無之物類相感志亦止言落橄欖酸棗用鹽而已

土物之育有人所不識者如伊涼庭州之陰牙角鴿州之胡祿五不知為何物蓋以地遠見聞所不逮也

天地生物養人不止九穀周官九職臣妾聚疏材草木根實可食者也蘇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李恂拾橡實以自資元魏以桑葚代租皆是也河北被水范文正

公往賑救得饑民所食烏昧草以獻江西每遇歲儉即食酸根所謂蔬材不止此數物也

原註謂蔬武之軍在道諸賦桑甚

許汜曰陳元龍自臥大牀臥客於下牀劉玄德曰如我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下則臥百尺樓者玄德也坡詩曰恨無楊子一區宅欲臥元龍百尺樓京魏公定風波詞云休臥元龍百尺樓眼高照破古今愁皆相承之誤也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港小

欽定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五

孤山對面有彭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港耳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東坡入贛詩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更為惶恐以對喜歡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漢宣帝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字作去聲則不犯廟諱然莊子此字通作平聲程文

中不必用也

淳熙間隆興解試小經題身中清異於白按孟子異於白馬之白也合作一句謂馬之白吾從而白之亦猶白人之白耳慶元間高東儒內翰用士子以難題如大時紫壇八軼之類省試乃取天子太宋朝日賦按古者太字皆省一點以少采夕月言之則為太宋可知如太宰少宰太宰之類主文既不悟其太士子亦只作大字押韻況此事見國語乃公文伯之母之言前此亦未有欽定四庫全書

用婦人之言為省題者

然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法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月經於箕則多風月離於畢則多雨此占法也而孫子火攻之法乃曰起火有日日者月作箕畢箕軼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自箕之外又有箕畢軼三星好風馬尾者風角等占自有一家之說耳

日月薄食歷家可以預定頃在館中食前一日差館職

按驗時刻分數無甚差忒若地震未聞有預定者晏子語相常騫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騫對曰然是觀天象可以知地震也張衡造候風地動儀柱外八龍首仰銅圓機發吐圓知震之所在嘗一龍機發地震隴西是教寓於銅儀可以前定也二者之法今無傳焉班史有旬歲旬月解者或有兩說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註云旬歲猶云滿歲也至旬月往往作十閱月田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屈氂為丞相後云欽定四庫全書

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殆不止滿月而已至揚雄上疏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旂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以旬月為近二時為遠二時止六閱月耳則旬月若止滿月與千秋事又不同

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意普天之下同一象也星流雨電不無偏異若丹曦素魄何有不同古者十日並出人皆見之至漢延和元年正月魏郡日食而京師不見

前趙劉聰時三日並照唐貞觀時突厥境內五日並

出三月連明而晉唐不然豈天之示警有時特異使人不可得而測耶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癸亥當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然社祭用甲卯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欽定四庫全書

加書通編

太乙歷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歷一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宋武明旦見蠻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

陰陽家五行之說多有乖謬者不可不辨且黃帝二十子得姓者凡十四人連其後或以國或以官又如姬姓文昭武穆周公之裔得國五十有餘可同音乎漢唐賜姓為劉為李可同音乎京房姓李以律推之改姓京

陸羽不知姓自筮得漸遂姓陸員半千祖劉凝之慕伍員忠烈而更之盛彥師祖爽苞避漢元帝諱而易之又同音乎今擇時日論地理微曰某音吉某音凶知書者當勿用也

明道撰家傳上谷郡君侯氏初從夫程珣為廬陵尉公字多恠家人曰有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家人不復言恠恠亦不復作矣遂獲安居

淳熙丁未京魏公充報謝使至汴京金人設宴張樂公欽定四庫全書

加書通編

九

以方有國恤力爭之至屬聲云若不撤樂但來斫取頭去自朝及晡麾三節人出留汴十日金人竟不能奪歸未渡淮八廟龍甲已徹上聽上語宰執曰京鐘爭樂至留汴十日士大夫好論名節遇事方見此一節可取暨入見撫勞再三翌日御札京鐘將命執禮可嘉可特除推工部侍郎

元魏太史問周宣曰吾夢狗何也宣曰君得美食再問如初宣曰君墮車折足後又問如初宣曰君家失火

所言皆驗太史曰吾皆不夢也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真夢無異耳

梁天監中因魏降人王足之言遏淮水灌壽陽勞役費用不可勝計百里內木石俱盡負檐肩穿疫死枕藉本欲病人適以自病水既濶漫魏人築城於八公山以備城壞堰破而城存未必不墮魏人反間之計姚察乃曰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如此却是天啓其為以須十萬人性命豈其然歟

欽定四庫全書

地理通志

十一

今之累朱漆而刺畫為紋以作器皿名曰犀皮意海犀之皮必不如是句奴傳文帝遺單于黃金犀毗一注云帶鉤也按毗字訓厚訓輔若他無所本當作此毗字周亞夫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說曰吳王必置人於穀泄之間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諸侯聞之以為從天而下如其計果破吳楚曹操征鮮卑軍次無終敵塞蹊要不得進田疇謂曰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路近而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擒操以嗜

為引導遂克之劉裕伐慕容超廣固城側有五龍口險阻難攻元文謂裕曰宜塞五龍口裕從之遂擒超三者皆用人謀得地利成功若是之速故用兵不可無嚮導也

河圖之數种放得於陳搏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取白黑碧綠黃赤紫配之以定吉凶謂之九宮詳考此法正今之順飛九宮也吉凶有辨其來尚矣外此俗禁宜無拘泥

欽定四庫全書

地理通志

十二

乾道辛卯江南赤旱王寧為武寧宰務從寬厚號王佛子至是惡少強取人米穀予家充里正擒逃軍林姓者解之縣寧命敲折手足以示眾鄉邑帖然成都兩記云乾道三年邛州不熟浦江寧即隆年捕得盜麥者聞於州太守馮覺不理因此懷忿羣起茶馬張茂材領馬綱之卒及成都禁兵至延貢鎮搜匿奸渠魁殺之誣誤者給牒遣歸俗乃安妥宣撫司奏其事始於邛之安仁有旨馮覺及通判蒲璵各醵三官放罷安仁宰宋琛追官

綿管五百里茂材賜詔獎諭載嘉亦救荒之切務也

惠州羅浮山園陳文惠公讚序謂浮山即蓬萊別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住唐園忘如之段成式雜俎齊郡歷山上有一小山鐵鎖纏繞世傳海神鎖之索斷飛來予謂山峙而靜無遠從之理如靈隱寺前龍來峯所傳皆誕也

丁公嘗寬高祖高祖曰兩賢豈相厄哉既得天下丁公謁見帝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羽失天下戮之以徇司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馬溫公取其示人臣以禮義然鴻門之會項莊舞劍欲擊沛公項伯以身翼蔽之脫高祖於厄既得天下乃賜姓封侯同罪異罰安在示人臣以禮義乎

予嘗至襄陽問唐時所貢庫路真及倖廢陵間所貢陟摩上人皆不能曉襄州出縣器謂之襄樣意其即此物也

聖賢言性毫厘不差曰存性曰率性曰養性勿忘勿助長之一意也至揚雄曰學以修性夫天命之謂性止可

率而修之率性之謂道然後修其四端施之於教自惻

隱充之而為博愛羞惡充之而為得宜辭遜充之而為品節是非充之而為致和而本然之性未嘗以人力強握之也彼荀卿謂大心天而道天道出於天而根於心大而後天由天而至於道理皆顛錯朱文公謂揚雄言性猶陽靴祀痒愚謂荀卿尤甚若王通以仁為五常之首性為五常之本道為五常之一荀揚之所不逮也唐書贊封常清等曰主德老勤節省耄期倦勤之語則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若老而尚勤矣此太簡之過也至當簡處又失之煩如張嘉貞傳玄宗欲拜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分且半聞章奏而得之夫夜分即是夜半光武夜分乃寐是也益以半二字贅矣

作詩文之類如用馬援事但曰伏波則不可須加一馬字乃是益前漢已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矣見史記衛青傳從霍驃騎軍有功封符離侯

秦皇漢武求長生之藥卒無所得可以監矣而唐之憲

穆復為方士所誤李抱真鸞丹不足多責韓退之大儒亦以丹自賊何也惟裴濟諫憲宗曰藥劑所以御疾非常進之傾張韋諫穆宗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瘳作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真衛生之良方也古詩有之服藥求長年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紵與素

狄梁公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王仲舒為江西觀察有興浮屠祠屋者悉驅出境皆所以善俗也

欽定四庫全書

知縣通編

十四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為指釋氏而言益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註云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米有是言謂晉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范祖禹作唐鑑削武后本紀每歲首書帝在房陵自以為用春秋之法然唐沈既濟已建此論請省天后紀每歲首必書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

事述太后名不失正事不違常乃知范公正用其說而歐陽公作紀則述吳兢所撰史也

禹貢揚州之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於導漾導江有北江中江之別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又云目彭蠡既滙江分為三入震澤按彭蠡既滙乍分乍合孫山而下同為一江以入於海而震澤在姑蘇之東故後世指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國語子胥諫夫差曰夫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諫勾踐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韋昭謂三江五湖皆在吳越為可據矣

欽定四庫全書

知縣通編

十五

予既辨三江為吳越之地載觀漢地理志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溝洫志云禹於吳則通渠三江其事益明第松江浙右視之熟矣而浦陽江實未之見閩元和郡縣志以浦陽江源出婺州浦陽縣西北四十里秦溪山東入越之諸暨然後悉知三江之所在

荆公既自聖而蔡卞翼成之日錄一書專任私意誣及

祖宗其生也一為侍講建請坐之議其沒也設為坐像受君父之拜後雖登正猶廟從祠本朝醇儒繼絕學淑人心不在從祀之列而三經字說黃鼓羣聽學者至欲以黃昏湯洗其腸胃乃獲與馬正論安在

荆公素有德行劉元城稱之平生不屈故自奇特程伊川重之及觀陳公瑾尊堯集則安石自聖造為神考聖語鄙薄君上如曰朕仰慕卿道德如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所笑既無尊卑之分他何足尚呂誨弼章欽定四庫全書

云人敦似忠太詐似信老泉作論云不近人情鮮不為大惑愚是時新法未盛行新學未甚廣而切切言之又韓魏公見其谷楊忱一書知其只為一身優於翰林非宰相器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慶元間鉅瑯王德謙干秦朝政京魏公欲去之未發間忽報官獨次早入朝乃德謙除節鉞公不立班知院何公澹不押麻文武皆退公上疏諫止御札屢頒不奉詔翼日奏事上曰聞祖宗時有此典故公奏真宗以此語

王旦旦力爭乃別置使以處之至徽宗朝童貫以克復河湟特令建節中原淪沒膏基於此上曰又聞非止童貫一人公曰其後譚觀藍熙從援例得之陛下曾不知三人者皆不得其死乃寢此命庶保全德謙上從之未幾竄之遐陬草麻崇宗旦且有南康之行

婦功不可廢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設九嬪以教九御而婦功之教甚嚴公父文伯之母言王后而下至列士之妻或自成祭服或自成朝服未有無所事者孔子賢欽定四庫全書

之而公儀休歸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漢儒以為美談要之不奪工女之利可也盡廢蠶織可乎

孫權聞曹丕受禪問羣臣曰丕以盛年即位吾不及之闕澤曰不及十年至其沒矣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果七年而殂戴洋善風角庾亮鎮武昌問氣候洋曰武昌山作八字數不及九吳用壬寅來創營城至己酉始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或以名或以山定吉凶于一字今之相字者類此

漢田蚡殺灌夫事上問朝臣韓安國言兩人無其別白蚡召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注云言嬰無官位版綬嬰當嬰也嬰救灌夫而長孺乃安國之字以禿翁為嬰已自可疑以禿翁為無官位版綬尤無意義詳觀其文蓋由蚡自謂與安國皆老成言語當有決斷不應持兩端耳翁本老人之稱而禿乃無髮者如頭童之類明堂位揭豆註齊人謂無髮為禿揭

張湯傳曹謂居使人告孝文姦事湯殺文後謁居弟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其兄與湯文事為滅宣窮竟湯自殺叙其轉相怨仇凡二百字湯死之因曉然未買臣傳謂因被湯凌折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則湯之死又若出於買臣此史氏失於點檢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顏回曾參子也享於殿上顏路曾皙父也祀於廊廡後而有知其歆祀乎子思師也而列於下孟軻門弟也而坐於上其亦可乎謂宜別立一堂祀顏路曾皙子思庶存名分

士大夫從政當行好事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有吏王倉十年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為權吏所奪召吏曰汝恃權取之罪也與汝約一月還之及期無敢違者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更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連逮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逾月而足官物既可復而無刑罰之施轉重為輕特一念間耳史之紀述有一傳而相反者漢陳遵傳前說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後說為校尉嗜酒大率常醉事亦不廢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酒廢務後復不然何耶唐李吉甫傳前說再輔政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均左遷李正辭與蕭儔同召獨用儔而罷正辭人莫不畏憚後又云畏謹奉法不懷害顧大體何耶

淳熙間冷公世光為殿院因見問語及譜系不能詳究第疑出於伶倫蓋伶或作冷也予閱漢師丹傳有冷夏者論定陶共皇宜立廟京師事正作冷字解者不知姓氏誤音作零又前趙錄有徐州刺史冷道字安義此冷